

李鴻章與俄國

李鴻章與俄國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

八月初版

李鴻章與俄國（全一冊）

定價大洋九角

原著者 俄國威德

節譯者 西 廠

出版者 東方書局

發行人 王幼堂

總發行所 上海九州書局

上海四馬路

英文文法鏡
史雨文著
一冊
一元二角八折

西文生字簿
每冊
一角二分七折

英文法問答
一冊
四角五分三折

！ 意 注

本
書

內 容 標 點 校 對 紙 張 印 刷 裝 釘 售 價 寄 遞

較
衆

完 備 準 確 謹 慎 精 美 清 晰 整 齊 便 宜 迅 速

李鴻章與俄國

俄國威德原著
西厂節譯

目次

一	李鴻章與中俄條約·····	一
二	「嘉定卡」事變·····	二九
三	日俄高麗條約·····	四〇
四	關於遼東半島·····	四四
五	拳匪之亂·····	六四

李鴻章與俄國

俄國威德原著
西厂節譯

一 李鴻章與中俄條約

中日兩國間的局勢，在亞力山大第三末年就非常嚴重了。不久之後，兩國竟開戰起來。那個時候，在遠東和海參威等等的地方，我們的兵力非常薄弱。因此，就把海參威的軍隊統統調到吉林一帶去，以防中日發生衝突後，我們自己的領土和利益受到損失。實際上說起來，我們當時所能夠盡力的，也祇有這些能力做到這個的地步。

中日戰爭告終，日本得了勝仗。就在那時，亞力山大死了。因此，在尼古拉第二接位之初，日本已經將遼東半島完全佔據；後來又和中國交涉，得到了許多利益；並且還合併遼東半島的全部，真是給日本莫大的利益。

洛巴諾·羅司托斯基侯爵，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接任了外交大臣。那時，西伯利亞鐵路將建築到却蘭斯培蓋令區域之內，便發生了一個困難，究竟那條鐵路從中國的北滿走，還是從我們的亞謨繞道而走？實在難使我們決定；不過，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中國當局的允許而穿過北滿走的。

在許多的政客中間，只有我一個人，對於這件建築鐵路的事，研究得最深切，明白得最詳細；因為這是先帝亞力山大第三囑我辦理的。爲什麼亞力山大第三要我辦理這件事呢？原因很明白的，因為在那個時候，很少有人明瞭中國的情形，以及中韓日三國的相互關係。就是我們最高級的官吏，恐怕也都完全莫明其妙的。

至於說到我們這位新任的外交大臣洛巴諾·羅斯托斯基侯爵，恐怕他根本不知道滿州是什麼？奉天是在那裏？以及吉林在什麼地方吧？洛巴諾·羅斯托斯基侯爵並非是沒有學問的人，他對於西方的事件，知道得非常多，而且非常明白的；可是對於東方的事件，他就很少知道了。這全因為他從來沒有這興趣去研究的緣故。所以，我們也不能怪洛巴諾·羅斯托斯基侯爵不知道了。

在中國與日本的馬關條約告終的時候，就是洛巴諾·羅斯托斯基侯爵接任的時候。對於這個條約，我覺得非常的不滿意；因為在那個條約中，日本得到了一塊大陸上的領土，而這塊領土又是和我們接近的，所以對於我們是非常不利的。

本來，日本的國境和我們的領域是以海來間隔，可是現在她忽然跑到大陸上建築起于她有利益的寶座來了；而這一片大陸又是我們最需要最有益的一塊地方。所以，對於這個問題，我們起了疑問，到底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政策？

在那個時候，我們的皇上因爲以前遊歷遼東時，覺到自由的快樂，所以很想把俄國的勢力擴張到遼東去。可是那時候研究遼東問題的人很少，只有我一個人深深地研究。因此，皇上便叫我來辦理這件事。不過，皇上那時的心理，似乎是一時的感覺，並沒有確定的計劃的。因此，我既接受了皇上的托付，便盡力從各方面去觀察，對於中日間的和約，究竟怎樣對付。後來我便想到一個方法，而且決定照這方法去做了。這個方法怎樣呢？就是我們應該對那個很強大的中國去親近；藉此，我們俄國便可以得到利益，得到安甯。

所以我對於日本的獲得遼東半島，以及給予她的優越地位，對北京的緊接，做她棲息的所在，我們無論如何不肯默不作聲的。後來，我想到一個問題：就是我們對於中日和約的實行，到底要不要干涉？怎樣去干涉？

結果，得到了皇上的允許，便在洛巴諾·羅司托斯基侯爵的臨時寓所中，召集一個討論應付中日和約的會議。由海軍大臣亞來克西·亞力山大羅維基大侯爵擔任會議主席。到會的有陸軍大臣威諾斯基侍衛，參謀大臣奧白路斯侍衛，海軍代理大臣尼古拉·馬德易維支·基加左，外交大臣洛巴諾·羅司托斯基和我。

在這個會議中，我所發表的意見是這樣：就是在無論什麼時候，我們對於中國的態度總以保全她的存在爲前提，並且堅持不可瓜分或侵害她的領土爲原則。贊成我這個意見

的只有威諾斯基一個人。至于奧白路斯周，他祇專心于西方的種種事情上，所以對於這事，隨隨便便，由別人說好就好，別人說不好就不好，自己毫無主張的。還有其餘的諸位，並沒有確定的意見。

對於這個問題，主席並不表決，反而問我對於我提出的意見，將用怎樣的方法去實行。我就說：先向日本提出最後的「哀的美敦書」，告訴他們關於我們所定的原則，于是再告訴他們，對於他們侵略中國領土之完全的舉動，我們絕不承認，絕不允許的！爲什麼呢？因爲中國是戰敗國家，對於這項條約，她當然無能力反對的，所以條約的訂成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被迫訂成的。並且還可以告訴他們：日本既然是戰勝的一方，那末只可向中國要還戰爭時的一切費用，就是所謂賠款。如果日本拒絕這個意見，那末我們也唯有以積極的行動對付他們，至于積極行動的方式是怎樣？那是很多的，現在也無從決定，因爲還未達到決定的時候。如果一旦需要決定了，那末我以爲唯有採取以炮火攻擊日本的重要港口之一法。

在會議中，我已把自己的意見和實行的方法，都具體提出，可是結果，仍舊沒有決定；因爲許多會議人員對於我的主張，既不反對，也不贊成，所以使主席難以表決。像洛巴諾·羅司托斯基侯爵，竟終席不曾發表過一句說話。

在大侯爵亞來克西·亞力山大羅維基把會議時的情形奏報皇上以後，皇上便召集第二次的會議，在御前討論。參加討論的有威諾斯基將軍，洛巴諾·羅司托斯基侯爵，亞來克西·亞力山大羅維基大侯爵和我。我把前次會議上所提出的意見，再陳述了一遍。其他諸位，有的稍有異議，有的一些都不反對，可也不贊成。後來總算皇上准我照我的主張做去，並且叫洛巴諾·羅司托斯基侯爵幫我實行這件事。

這裏，我們可以公認洛巴諾·羅司托斯基侯爵辦事手段的敏捷；他立刻得到了德法兩國的同意，便向日本提出最後的「哀的美敦書」。日本不得已接受了下來，就要求中國賠償一大筆款子。以抵銷遼東半島的損失。

至於對於賠款的多少數目，我們便不去過問了。因為我們的目的就是凡是有對於侵害中國領土之完善的舉動，我們都不承認。所以日本和中國訂立馬關條約。在這條約中，說明割讓遼東半島這一件事改爲以賠款來代替了。

我們一方面這樣對付日本，一方面由我和中國當局暗中接洽，願意代爲籌劃這筆巨款，叫中國儘管胆大答應就是。至於這一筆巨款的來源，當然決不是靠中國的信用所能籌劃到的，而是因爲我們俄國願意替中國負責而已。至于這筆巨款的担保，應該先從中國關稅的收入和中國的全部財產爲担保。除非到中國弄得沒有力量來支付這項巨款了，那末就由

我們俄國來負安全的責任。

對於這筆大債款，我是竭力設法幫忙中國的。在法國巴黎市場方面，也有好幾家銀行參加，如巴黎銀行，里昂信託社，以及哈丁蓋信託社等；各銀行的代表都爲了這事而特地到聖彼德堡來看我，並且都拿代替我籌劃債款的功績來要求我幫助他們？幫他們在中國市場上發展他們的銀行事業，促進他們的商業前途。

因爲法國銀行的請求，和我個人的努力，所以我便設立了一所中俄銀行；其中的資本，以法國居多。在開始的時候，我們的國家，便是主要的股東，可是到後來便漸漸地脫離了。

自從日俄戰爭之後，中國對我們的信任，便漸漸減少了許多。由我們設立的中俄銀行，其中有法國，俄國，中國的資本；因爲日俄戰爭的關係，並且自我脫離財政部後的關係，那所銀行便日漸衰敗了。直到現在，和北京銀行合併爲中俄道勝銀行了。當時，我們向中國表示贊助；並且特派與皇上接近的烏却湯斯基侯爵，特地到中國去觀察一切情形，並且去認識些中國的政治家。

在我們皇上加冕的時期中，各國都派代表來致賀。這些代表大都是各國皇帝中的人物，或者做大官的。至于中國的代表，是一位極了不起的政治家李鴻章。他那時正任中國最

高的官位。爲什麼要派他來參加這盛大的典禮呢？就因爲中國皇帝對於我們的皇上特別表示他們的感謝而已。

那時候，我們的西伯利亞鐵道已造到却蘭斯培蓋了。當然，非決定一條要走的道路不可；因此，我便想到那條鐵路，可以從蒙古和北滿等處取道直達海參威；這樣的造法，非但可以省掉許多時間，並且這樣走法，這條西伯利亞鐵道還可以成爲一條世界交通的要道。把日本和全部遠東與俄國及歐洲可以互相聯絡。

至于我自己，對於這件事，的確以全力去辦理的。並且竭力設法以和平的手段達到目的，和用雙方商業的利益的話爲名義去處理的。我同時叮囑烏却湯斯基侯爵辦理這件事，而且我也曾有機會向皇上奏陳過。可是那時，恰巧有位培特馬求博士要求故鄉蒲甲一帶去遊行，所以極希望那條鐵路一直經過加太而達北京，因此對於我聯絡海參威的主張，深表不滿。可是對於他的主張，我當然不肯贊同。因爲我覺得對於聯絡海參威這事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我看到各方面的情形而預料得到，如果我們直達北京，一定會引起全歐的反對的。

當初皇上所以有這個建築鐵路的念頭，大蓋是想使我們俄國的沿海各埠，和其餘各地有一個直接的聯絡，所以，可以說純粹是爲經濟方面，商業方面的，並不是含有什麼政治

的作用。所以換句話說，西伯利亞鐵道，在皇上亞力山大第三和尼古拉第三的眼中，不過是一種經濟的性質，純粹是防禦而不是侵略。所以在培特馬求博士到蒙古和北京以後，因為他的行動非常含糊，我們便認他爲一個聰明而狡猾的政客；實際上，他確也如此。所以直到後來，弄得烏却湯斯基侯爵和我不得不相繼與他斷絕來往了。

加冕期將近，中國代表李鴻章啓程以後，不久便將到蘇彝士運河。我當時覺得最好俄國要有個人去和李鴻章會晤一會晤，非但是于俄國有益，簡直是大家的利益，必不可缺少的，因為我聽到傳來的消息，說李鴻章被英德奧竭力在拉攏他，他們都希望李鴻章先向歐洲進發，然後再到聖彼得堡去；而我們呢，則希望李鴻章直接來俄國。因為要是他先往歐洲，一定會受到歐洲各政治家的種種影響的。我既然明白了這些，因此我便向皇上進言，要請烏却湯斯基侯爵到蘇彝士運河與李鴻章會晤。皇上隨即答應了我的請求，命烏却湯斯基侯爵和我來商量去蘇彝士與李氏會晤的事情。不過，皇上的意思最好這事不要太顯露。因此，烏却湯斯基侯爵便先往歐洲，再乘船駛向李氏而去。在出運河的地方，恰巧遇到了李鴻章的船。便上船與李氏會晤。後來李鴻章就不能顧到歐洲各國政府的請帖，而決定隨烏却湯斯基侯爵，以及他全體隨員，同乘我們俄國航業公司的輪船，直向奧特賽而來。這隻輪船是我早已預備好了的。

奧特賽是李鴻章到俄國後所駐的第一個城市；所以我奏陳皇上，希望在奧特賽有個相當的敬禮來迎接這位中國代表，並且想以李氏的地位，採取軍事敬禮的制度來迎接他；一方面，藉此給李鴻章看看我們的軍事情形。

皇上總算允許了我的請求，並且手諭陸軍大臣威諾斯基照辦。不過，因此之故，我大地受了一頓氣。不但在威諾斯基處受氣，就是洛巴諾·羅司托斯基處也大碰釘子。

威諾斯基接到皇上的手諭之後，便用書面答覆我遵諭照辦。不過他問我到底在什麼時候起；他又說，關於軍事敬禮是陸軍大臣的職務，並非是財政大臣的事情等語，我聽了也就受下來。至于洛巴諾·羅司托斯基侯爵，他希望李氏能在奧特賽駐下，直到加冕為止。或者呢，先到莫斯科去；在那裏就到加冕時候。他的意思，總不願意李氏在加冕前到聖彼得堡去。因為他說在加冕之前到那裏，恐怕對於李鴻章沒有利益，而且俄國方面也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。

可是李鴻章却不顧別國的請帖，而直向奧特賽來了。同時，我們該知道他的所以直到俄國來，完全因為我們特派烏却湯斯基侯爵去迎接了的緣故。我們還得知道的，我們和李鴻章要接洽的事，必須在加冕之前商議好的；到加冕時節，每天都為各種慶會而忙碌，決不會有空的時間和他去討論這許多的事情的。

因爲這種種的原因，我便向皇上奏明一切情形，關於李鴻章直接來聖彼德堡的事。於是皇上允許讓李鴻章先到聖彼德堡，不去顧到洛巴諾·羅司托斯基侯爵的異議了。

後來，我便下令特派專車去迎接李氏來聖彼德堡。而皇上便命我擔任與李鴻章接洽事情的職務。所以，洛巴諾·羅司托斯基侯爵便沒有和李鴻章接洽的機會了。實際上，他也不能担任這個職務，因爲他當時不但對於遠東的事一些也不知道，就是你現在叫他去知道，他也根本沒有這興趣去知道，所以這個職務，無論如何，只能由我來担任的。

李鴻章曾到我財政部來正式的拜訪一次，我也以相當的禮回拜他一次。後來，我們見面的次數多了，便漸漸地熟悉起來，談論到中俄兩國的關係，以及大家諒解的問題。

在開始進行商協的時候，就有人對我說：和中國大臣接洽事件，千萬不可急忙；因爲中國人對於這種急急忙忙的行動，會以爲不是好現象。所以必須慢慢地進行的，並且最好採用各種中國的禮節來款待他。可是事實上做起來，實在太不便，太不經濟了，然而中國人就是如此，又有什麼辦法。

所以，後來在李鴻章拜訪我，走進客廳的時候，我穿着大禮服走上客廳去迎他。我們互相鞠躬，互相問候。彼此都非常殷勤。在我們來到第二客廳的時候，我便命令侍役奉上香茗。我和李鴻章分賓主坐下，他的隨員和我的侍役，都各自分站在兩主人旁邊，以備喚使

。我問李鴻章喜歡抽煙不，他便向隨員發出一聲命令，立刻有兩個中國下人從旁邊跑上來，一個手裏拿着煙筒，一個拿着煙草；於是再由站在李氏身旁的二個下人奉侍他抽煙，他自己只靜靜的坐着，一呼一吸的抽煙就得；點火，握煙筒，以及把煙筒送進口，拿出口中，都由這二個恭敬地服侍。這種就算抽煙的禮節。李鴻章的意思，要想用這抽煙的禮節來使我明白他們中國的抽煙禮，可是我却態度鎮定，只當沒有注意到，並沒有什麼驚奇的表示。

在這樣第一次會晤的情形之中，當然我們不會談到政治方面的事情的，我們只是彼此問問皇上的起居問題，以及皇后和每個太子的健康而已。我更問到滿洲皇帝的生活情形，以及許多皇親國戚的健康。在這次會面中，我們所談的只是這一些，並沒有談及政治方面的話。

後來第二次見面時，李鴻章對我比較熟悉些了。因為他感覺到，他所對我設施的種種儀式，都不能夠引起我的興趣，以及使我得深切的印象；因此，他便取消了牠們，而開始和我自然的談論了。尤其是到後來，在莫斯科的時候，我們已漸漸接近，談話也自由得多，不受什麼束服了。所以我們的交際情是非常簡單而自然的。

因為我自己是政治上的人物，所以有機會認識許多大政治家。在這許多大政治家，

有幾位還是歷史上的偉大人物。至於我對於李鴻章的印象，却比其他的許多政治家特別來得深切，他雖然是一位未受歐化教育的中國人，可是他的頭腦非常清楚而且敏捷。他具有中國的學識，一些不像我們理想中的那樣無用的中國人，他確實可算爲一位大政治家，在中國的歷史上，是很重要的一位人物，就是實際上，他也確是能統治中國的，唯一的大人物。

現在我已着手向李鴻章談到目的問題了。我告訴他，我們俄國對於中國是怎樣地肯幫助，並且怎樣地希望中國的領土上得以完全的存在；而且我們是永久地堅守這個原則的。如果在必要的時候，我們便可以實力幫助中國，只要在我們有相當的機會，和能夠得到相當的地位時，無有不可以幫助的。不過，我同時也叫他明白，現在我們俄國，缺少一條鐵路；沒有這條鐵路，就使我們肯幫助，也是無從幫助起的。因爲我們的兵力都集中在歐俄方面，而且必須常常駐紮在那邊，所以不得不有一條鐵路來運載，方可以使我們對中國盡力幫助。

因此，在萬不得已的時候，我們的軍隊必須能夠從歐俄方面出發前往；同時，也能從海參威方面出發。在中日戰爭時，我們曾派軍隊從海參威方面開到吉林去。但是當那軍隊還沒有到吉林的時候，中日戰爭却停止了。這就因爲交通不便而使中國不能得我們的幫助。